

燕江女侠

二

农村读物出版社

原著顾明道

批校叶洪生



(第二册)

目 录

- 第三十一回 孤舟赴奇险触目惊心..... (411)
病榻诉离愁回肠荡气
- 第三十二回 彩凤高飞猝逢邓七怪..... (433)
神雕引路重晤云三娘
- 第三十三回 老龙口渡船遇道姑..... (453)
红叶村石窟囚侠士
- 第三十四回 两奇人醉闹太白楼..... (465)
五剑侠同破天王寺
- 第三十五回 远道访故人庵中避雨..... (525)
客窗谈往事壁上飞镖
- 第三十六回 怪老人病榻赠宝剑..... (539)
莽力士琼筵献炙肉
- 第三十七回 七里店巧献火眼猴..... (561)
邓家堡重创青面虎
- 第三十八回 山洞乞灵药起死回生..... (579)
古寺访高僧戮辘轳杜轡
- 第三十九回 离乡投亲喜逢恩庇..... (579)
以怨报德惨受奇冤
- 第四十回 仗义闯公署快语惊人..... (617)
乔装入青楼有心捕盗
- 破疑案霄小反坐..... (635)
赠图册机关得明
- 第四十七回 意马心猿绮障难除..... (651)
顾前失后刺客成擒

515989



第四十三回	除七怪大破邓家堡 谒禅师重上昆仑山	(667)
第四十四回	情海生奇波真软伪软 新房演悲剧是耶非耶	(685)
第四十五回	深林追草寇误中阴谋 黑夜登乌龙甘蹈虎穴	(695)
第四十六回	卖解女密室锄奸 钓鱼郎桑林惊艳	(725)
第四十七回	蜜意浓情爱人为戎首 解纷排难侠客作鲁连	(741)
第四十八回	低首作情俘幸脱虎口 侠心平剧盗巧成麟凤缘	(771)
第四十九回	神灯妖篆旧事重提 赛会迎仙怪相毕现	(797)

(第三册)

目 录

- 第五十回 故意谈天书蛇神牛鬼..... (813)
有心探秘室粉腻脂香
- 第五十一回 运奇谋大破玄女庙..... (833)
访故友重来贾家庄
- 第五十二回 挑衅斗娇全村耀巨劫..... (847)
逞能负气小侠作双探
- 第五十三回 蜈蚣棍群惊娇女..... (871)
问罪书独难老人
- 第五十四回 竞雄楼简三弹显奇能..... (887)
卧底贼巢群英除巨害
- 第五十五回 买剑龙飞何来老道士..... (907)
品茗虎跑忽遇怪头蛇
- 第五十六回 黄昏寂寂铁拐惊书生..... (921)
碧海茫茫孤舟追剧盗
- 第五十七回 虎斗龙争飞镖伤侠士..... (945)
花香鸟语舞剑戏红妆
- 第五十八回 飞觞醉月秘史初闻..... (961)
扫穴黎庭芳踪遽杳
- 第五十九回 鸳鸯腿神童吐气..... (977)
文字狱名士毁家
- 第六十回 作刺客誓复冤仇..... (995)
听花鼓横生枝节
- 第六十一回 妙士布疑云英雄被锁..... (1011)
孤身陷敌手女侠受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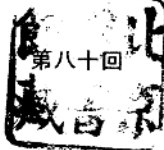
- 第六十二回 恶梦初回设谋离虎穴.....(1037)
清游未已冒险入太湖
- 第六十三回 醉酒狂行水中闹趣剧.....(1069)
游山闲话湖畔访异人
- 第六十四回 快意畅谈解衣为剑舞.....(1079)
奋身苦战投水作珠沉
- 第六十五回 访女侠蓦地得凶音.....(1103)
观兽戏平空生悲剧
- 第六十六回 代打擂台女儿显绝技.....(1121)
留居客地俊士结新知
- 第六十七回 一梦太荒唐暗怀醋意.....(1145)
飞镖何突来别有阴谋
- 第六十八回 烟雨楼老人谈飞贼.....(1159)
灵官庙双侠救英雄
- 第六十九回 曲巷去采花头陀铍羽.....(1175)
龙潭来盗锤妖道丧生
- 第七十回 妙计忽然生山岭入伙.....(1191)
芳踪何所觅水上交兵
- 第七十一回 绮障孽冤三女回故里.....(1219)
枪声剑影群侠破横山

B559 101

(第四册)

目 录

- 第七十二回 怪杰逐白浪妖物就缚
将军来黑夜淫妇伏诛 (1235)
- 第七十三回 逍遥店施技打骄兵
洪泽湖驾舟追水寇 (1261)
- 第七十四回 古刹谒老僧前尘顿忆
征途逢响马诡计堪惊 (1293)
- 第七十五回 飘泊江湖一镞谐鸳侶
困居陷阱四侠战强徒 (1305)
- 第七十六回 夜雨孤灯闻歌救弱女
单刀匹马退敌显神威 (1327)
- 第七十七回 助战成功仗红妆季布
化仇为友赖白发鲁连 (1349)
- 第七十八回 邂逅中途女儿劫狱
绸缪良夜壮士乞婚 (1369)
- 第七十九回 秘径出奇仇头斯得
深山惊艳玉臂何来 (1403)
- 第八十回 窥浴动淫心萧墙起祸
倒戈下毒手峻岭丧师 (1423)



015987

- 第八十一回 龙骧寨剑仙救大厄 (1447)
 曾家庄故雨话旧情
- 第八十二回 檀板银筝宴前观女乐 (1461)
 柔肠侠骨谷内报凶音
- 第八十三回 袁寨主攻城报私怨 (1479)
 鲍提督征谷起雄师
- 第八十四回 制胜倚双雄头陀殒命 (1495)
 出奇探间道勇将陷身
- 第八十五回 观奇能前山求挑战 (1513)
 仗槩舌深夜请息兵
- 第八十六回 一夕退三军智穷老将 (1521)
 征途逢奇事艳说荒江
- 第八十七回 比剑术古刹飞银丸 (1551)
 庆新婚洞房遇刺客

第三十一回

孤舟赴奇险触目惊心 病榻诉离愁回肠荡气

暮鸦声中，夕阳影里，二人早走到桥东的林子内。玉琴立定脚步，开口问道：“你可是焦大官那边的人，请你实说。”那汉子将玉琴上下身打量了一回儿，方才答道：“我可以说不大官手下之人，也可以说不是他手下的人，姑娘究竟有什么事？”

玉琴微笑道：“渔哥儿你莫再假装不知，我是来和焦大官接洽的，他在何处？曾家村的曾毓麟又在哪里？快快讲个明白，我预备黄金来取赎。”玉琴故意哄他一句，要探听出焦大官的下落，一边暗暗按着剑柄，但等那汉子言语支吾时，便要掣出宝剑用强迫手段了。

那汉子听玉琴的话，便道：“原来姑娘是来取赎曾家的人的，那么待我来告诉你几句罢！不过你向我商量，却是不中用的啊！”玉琴听了，不由一怔，遂道：“不管中用不中用，你快快告诉我，焦大官现在在哪里？若不说时，莫怪我要得罪了。”

那汉子说道：“姑娘这样心急，我就爽爽快快说了罢。我姓朱，排行第五，人家都唤我朱小五，又因我常喜赤脚，所以代我题上一个别号，叫做‘赤脚朱小五’。本来我家世居在这个鸭头镇，但是我出世以后，父母双亡，上有三兄，都不幸早丧，只有四姊远嫁在他处。别人都说我白虎星照命，

好好一家人，不多几年，精光大害，只剩了我赤脚朱小五一个人。我家本以打鱼为生，只是我长大时，喜欢赌博，所以把屋子都输去了，独自掉着一双小舟打鱼，夜间就宿在船中，真合着浮家泛宅四字了。可是因我爱赌之故，常常弄得吃饭都没有钱，几乎无以为活，后来我便跟随了焦大官，混口饭吃吃了。”

玉琴十分心急，便道：“你快说焦大官是个何许人物？现在在哪里？别的事就无关重要的。”

朱小五又说道：“在这里沿河东去，有个小洪湖。那边芦苇甚多，水道曲折，湖中有一小小陆地，四面是水，名唤小洪洲，上面有一龙王庙，焦大官便在那里。姑娘，你该知道焦大官是一个很有本领的飞行剧盗，手下有二三十个徒党，因他常常到鸭头镇来聚赌，所以我认识他。后来我输得负了一身债，屋子售去还不够时，他很慷慨的代我还清其余的债，教我入他的夥；我想不做强盗，也是不得活，做了强盗，至多也是一死，所以答应入夥，跟他上小洪洲去。谁知做强盗到底没有多大快乐，头领固然很威风的，但是做小喽罗也是苦的很，头领说怎样就怎样，不得违背一些的。我方才唱的渔歌，也是焦大官教人做了，传到这镇上来，让大家唱的，我也没领会多大意思，信口歌唱，自得其乐罢了。

“以后我因做错了一件事，恼了焦大官，把我痛打一顿，逐出小洪洲，说我不配做强盗，还没有资格，于是我遂不得不依靠着打鱼度日子了；可是那边有几个兄弟仍和我感情很好的，我打得鱼后，常常送到那边去换钱，他们手头很松的，并不计较锱铢，所以我也不卖给与别人家了。

“前几天听说焦大官独自到曾家村去劫取他家的二爷前

来，幽囚在龙王庙里，要他家十万金取赎。因为焦大官有一班兄弟，前年到曾家去夥劫，大大失风，死了几个弟兄。今天焦大官也是代他们复仇，曾家若没有金钱替二爷取赎，即将曾二爷开膛破肚，活祭亡魂。姑娘此来，可是设法取赎曾二爷的性命么？但是姑娘一个女流，怎样去和他们接头呢？不怕他们要起妄念么？他们天天有人在此等候接洽的，今天是一个姓张的，此时敢怕还在镇上赌钱呢！”

玉琴听了朱小五的话，方才明白，便道：“多谢你能够告诉我这些话。你已入了盗党，现在却幸脱离，这是很好的事。一个男子汉无论如何穷到极点，宁可沦为乞丐讨饭吃，强盗终是不可做的。我今也老实说了罢！此来并非赎取曾家二爷，实在要凭着我们的本领，去将他救出来。你既然熟悉那边的情形，请你暗中引导我去走一遭，成功以后，决不负你的功劳。曾家很有钱的，我当代你作主，将来大大酬谢你一笔钱，你可不愁穷了。”

朱小五听了玉琴的话，更觉惊讶，又对玉琴说道：“姑娘，你要我引导前往，也可以的，只是焦大官非常骁勇，姑娘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吧！”

玉琴冷笑一声道：“请你放心，区区狗盗不在我的心上，你只引导我前去便了。”说罢霍地将宝剑抽出来，光芒闪烁，冷气逼人，说道：“试视吾剑利与不利，焦大官可有几颗头颅？”朱小五只觉得凉活活的汗毛都竖起来，遂道：

“姑娘既有如此本领，我准引导便了。现在且请姑娘到我船舱里去躲避一下，休给旁人瞧见了，泄漏风声，反为不美。我本来也怀恨焦大官，只苦没有力量报复哩！”玉琴点点头，遂随着朱小五走到河边，跳上小舟，钻进舱中坐定。

这时天色已黑，一弯新月在云端里显出来，朱小五悄悄说道：“到小洪湖的一条路，我是走熟的，不过恐怕姑娘没有用晚饭，船上却无好东西，只有一些麦粥，却是干净的。”玉琴道：“我倒不要吃什么，你饿了肚子，摇不动船的，快快吃了粥，赶上那里去罢。”朱小五答应一声，便到船梢去煮熟了麦粥，吃得腹中饱了，便将篙拨转船头，望东面摇去。

玉琴坐在舱中，黑暗里养息精神，有时候睁眼向两岸张望，都是田野，黑沉沉地不见灯火；只有天上的月亮，好似在云屏后，露出娇面窥人的模样。行了许多时候，听得船底水声较前大了。黑暗中见湖面很大，月光照在一簇簇的草苇上，随风而舞，玉琴正襟危坐。朱小五在船梢用力摇橹，橹声欸欸，又转了几个湾，湖面渐狭，遥见前面隐隐有一陆地。忽觉船头上好似撞着一样东西，船身向左一侧险些翻倒，幸亏朱小五急忙将船退后，停住了说道：“哎哟，姑娘这事难了！”

玉琴立起身道：“有什么事？”朱小五道：“姑娘请向前看罢，在水面上滚的是什么东西啊？”玉琴走到船头，借着月光，见前面水面上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车轮，皆有铁索牵挽着，在水面上滚来滚去，每个轮上齿尖利得如刀一般，一把把晃晃的尖刀映着月光，飞也似的转动，上上下下，倏忽无定。令人看了，真有些触目惊心！

朱小五道：“以前我在那边曾听得焦大官说起，要请一个荷兰人到此装置一种防御工程，名唤滚刀轮。一到夜间，在四面港湾口布设。非但船隻不能行驶，倘有精通水性的人，想要泅水偷渡，若碰到滚刀轮上，也没有命活了，不想

现在已布置好了。幸亏我们的船摇得慢些，不然岂不要出毛病么？”

玉琴道：“呸！别人怕这种滚刀轮，我却不怕，你快把船摇上前去。”遂拔出真刚宝剑，立定在船头，精神抖擞，朱小五只得摇向前去。一触机括，滚刀轮一个个滚上来了。玉琴将宝剑使开，左剪右削，呼呼刺刺地把这些滚刀轮一齐削断，沉在水底，没有了用，小舟便安然前进。朱小五在船后见了大喜，不多时船已停岸泊住，朱小五遂从后梢钻进舱，悄悄地对玉琴说道：“姑娘险地已过，这里是小洪洲的后面。我因前面有人把守，容易被他们撞见，所以绕到后边来。幸喜没人知觉，我可以引导姑娘到龙王庙的后门进去，因为看后门的小白条李进，和我是结拜弟兄，常常往来的，我带了姑娘去见他，只说姑娘被我拐骗来的，要寄他处。他是一个色中饿鬼，必定入彀，决不会喊破。船中又有两瓶陈酒，是一个友人送我的，我也携了去，把他灌醉了，便好动手。姑娘以为何如？”

玉琴听了大喜道：“朱小五，你这个计策很好，照此行事便了。”朱小五遂在舱里摸索两瓶酒来，夹在腋下，同玉琴走上船头，先后跳到岸上。朱小五在前，玉琴在后，悄悄地一高一低望龙王庙走去。

两旁都是树林，十分沉寂，娟娟明月，却在顶上，频频把媚眼盼人。玉琴借着月光，见前面已近一庙宇，后面的墙头很低，朱小五悄悄说道：“到了。”又走数十步，来到一个小门前，隔着花墙望进来，隐隐有些灯光透露。朱小五伸手向门上弹指数下，只听里面有人问道：“外面是谁，二更已过，老子将要睡眠了。谁来后面戏弄，被头领知道了不是

玩的啊！”

朱小五轻轻说道：“李进哥，小弟朱小五来了。”又听里面接着说道：“嘿，老弟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偷偷来此？干什么？若有鱼时，明天可将来换钱，现在老弟已脱离了我家，休要卤莽，自取其咎。”朱小五又道：“不是的，我另有一件事情拜托你，李进哥，快快开门啊！”跟着便听拖鞋皮的声音，这扇小门“呀”的开了。朱小五一脚踏进去，玉琴身子一闪，也已走入。朱小五等李进关上了门，便和玉琴一齐走到右边一间小屋里去，这屋子便是李进的卧室了。

桌子上点着一盏半明半灭的灯，室中凌乱得很，炕上斜堆着一条棉被，壁上挂着一把朴刀，还有一张胡琴和一管笛。玉琴正在四面瞧着，李进也已昂然走入，一见玉琴便道：“咦，这位姑娘，老弟带来干什么？”玉琴见李进穿着黑衣黑裤，胸前一排密扣，面貌却也生得白皙，约有三十左右的年纪，一边说话，一边眯着一双色眼，将玉琴由顶至踵瞧一个详细。玉琴假作娇羞，背转身低首拈弄衣襟。朱小五把酒瓶放在桌子上，也假装着鬼鬼祟祟的神情，低声对李进说道：

“李进哥，不要声张。这位姑娘姓许，是鸭头镇赵姓富豪家的外甥女。她愿意垂爱于我，所以我把她引到这里，想暂老哥处躲藏一下。因恐赵家见她失踪，要四出来搜寻呢！这里却是千稳万妥的。李进哥，你看这位姑娘美不美？妙不妙？”

李进啧啧称赞道：“美美！妙妙！老弟，我倒看不出你有这种艳福，我不如你啊！”朱小五带笑说道：“李进哥不要说这种话，只要你肯包藏我，将来自当谢你的好意。”李进怪笑道：“老弟，你把什么来谢我呢？金子银子我都不稀罕。”朱小五又道：“我们都是自家人，李进哥如何便如

何，小弟无有不从的。”李进道：“好，你们且请坐坐，我没有什么做东道主啊。”朱小五便同玉琴在他的对面一齐坐下，指着桌上两瓶酒说道：“良宵无以为乐，带来两瓶陈酒，愿和李进哥饮个畅快。”

李进是个色鬼，又是酒鬼，不觉颠头摇脑地说道：“很好，我有些腌牛肉和花生米在此，可以作下酒物。”遂至炕边壁橱里取出一大盆腌牛肉，已切成片子，又有一包花生米，放在桌上，取了三个酒杯，放在各人面前，然后坐下，说道：“我们喝酒罢。冷酒也好，不知这位姑娘要不要喝？”朱小五道：“她不过喝个一杯，我们就喝冷酒。”李进和朱小五各喝了一杯，玉琴勉强尝一尝，却把花生米细嚼。

朱小五连连劝酒，李进一连喝了三大杯，眼睛斜瞧着玉琴，对朱小五说道：“老弟真好福气，竟有这么美丽的姑娘肯随你同走，真好福气。我小白条枉自比你虚长三岁，自问我这张脸子，还生得不错，却没有妇女来看中我，岂不冤枉么？”说毕狂笑不已，玉琴只是低头不语。朱小五嚼了一片牛肉，假意说道：“李进哥，你们头领将要发财了，大概你也可以分到一些，那么可以请假到天津窑子里去大乐一乐，岂不是好呢！”

李进搔着头道：“发财也不是容易之事，我们头领劫来的曾家小子，虽然声明要他们出十万金来取赎，但是至今已有八天，还没有人来接洽哩！即使得到了钱，还是头领们取得多，我也没有几个大钱到手的，怎样能够到天津去狂乐呢？况且窑子里人怎及得这位姑娘温文美丽呢！”说罢又喝了一大杯酒。

朱小五道：“曾家是有钱的富户，为什么不来取赎，不

知现在姓曾的禁闭在什么地方？”李进道：“便在第四进龙王大殿右边一间里，就是以前幽闭一个湖北人老地方。那里铁窗铁门，十分坚固，我们头领因他是一文弱书生，这里又是四面是水，决不能插翼飞逃，所以只派两个弟兄轮流看守罢了。过了十天之期，姓曾的性命恐怕难保哩！”朱小五听了点点头。

玉琴暗想毓麟禁闭的地方已被探知，时候不早，还不下手，更待何时，谁耐烦去伴那厮喝酒呢！蓦地想起一样东西，就是那包白色的药粉，以前迷倒法玄和尚的，还有少许藏在身边，何不一用？遂得空暗暗的取出，乘李进不留心时，将指甲弹在自己的酒杯中，便取过酒壶，斟满了一杯，双手敬给李进道：“李爷请饮一杯。”朱小五也带笑说道：“好了，姑娘敬起酒来了，李进哥的脸子不小。”李进见玉琴敬酒，喜不自胜，全身都觉酥软，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哈哈笑道：“这一杯酒十分名贵的，我真快活已极了。”说罢也倒了一杯，还敬玉琴，玉琴接了，迁延着不肯喝下，仍嚼着花生米。不多时李进身子向前一倾，伏在桌子上昏然睡去，不省人事。

玉琴拔出剑来，对朱小五说道：“事不宜迟，我要去救曾二爷，你快指点我的途径。”朱小五点点头，便和玉琴走出来，一边将门带上，一边指着左手一条甬道说道：“姑娘望这甬道一直走去，顺手转弯，过了一个庭心，在东边的一个矮屋就是了，要不要我引着走。”玉琴道：“这里四面是水，退路要紧，你快还去守住船头，待我救得人来，可以上船脱身。”朱小五答应一声，开了门走还船去。

玉琴遂照着朱小五的说话，由甬道走上去，穿过庭心，

月光下瞧见那边果然有一矮屋，屋门前石阶上正坐着一个人，在那里打瞌睡，背心对着他。玉琴疾忙飞身过去，将剑一挥，那人早已身首异处，可笑他死得不明不白，没有知道谁把他杀死的呢！玉琴过去将铁门推推，不能摇动，她遂转到铁窗之前，听得里面有咳嗽和叹气的声音，正是毓麟；便将宝剑照进铁窗上下一阵刺削，早把铁窗的铁条一根根削落，纵身跳进屋子，运用夜眼，见墙边上躺着一个人，大概就是毓麟了。走到近身低唤：“毓麟兄莫要惊慌，我来救你的。”

这时毓麟也已觉得，且听出是玉琴的声音，惊喜参半，遂低声问道：“来的是不是玉琴贤妹？哎哟，我在此间苦得不堪，快快把我救出去罢！”玉琴听他口称贤妹，不由面上一红，继思我已拜了他的母亲为寄母，自然兄妹称呼了，我又何必多心呢！遂又道：“你放心，我必将你救出去的。”毓麟道：“昨晚我被他们用刑拷打，把我两足都打坏了，一跛一拐的痛得难以行走，如何是好？”

玉琴道：“你的身上可有丝带么？”毓麟道：“有有。”立即解下他的束腰带，授与玉琴，玉琴接了便道：“毓麟兄，请你蹲起，待我将你背出去罢。”毓麟犹豫道：“怎敢有屈姑娘，怎……”玉琴把脚一蹬道：“不要想什么了！此时此地不是拘礼的当儿，我既要救你从虎穴中出来，别的问题也顾不得了，从速为妙。”

毓麟听了玉琴的话，方才将身子支撑起，勉强蹲着。女侠也蹲在地上，把丝带向毓麟身上一兜，打了个结，再兜到自己的胸前缚住，毓麟两腿向玉琴腰边夹住，双手搭住玉琴香肩，玉琴倏地立起，扬着宝剑，飞身从窗中跃出，仍望原路奔走。

不料有一个盗党来替换看守毓麟的，正和玉琴撞着，陡的大吃一惊，连忙喊起来道：“不好了，你们大家快快起来，有人来劫人啦！快来快来。”

玉琴本想把这结果性命，只因自己背上有人，此行最大的目的是救毓麟，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不如快快一走，免得身陷重围，将来不妨再来收拾那些狗党便了。想定主意，施展飞行术，只顾奔逃，刚才出得后门，跑上数十步，只听得背后有人声呐喊，火把大明，有许多人追来。玉琴要紧奔跑，不暇返顾，觉得背后一阵冷风，急忙闪避，便有一支袖箭从左边飞过，又听毓麟喊道：“不好了，我腿上已中人家的暗器了。”

玉琴心中又惊又怒，因为背上驮着人，不便和人家交锋，防伤了毓麟；现在听毓麟已受了人家一箭，明知一场恶战，不可幸免，遂窜进前面林中，急忙将毓麟放下，教他躲在树后，不要声张，自己将剑一摆，跳出林子来。这时追者已近，为首一个大汉，相貌狞恶，双手举着一柄月牙铜刘，旋风也似的赶到，背后约摸也有二三十人，举着刀枪火炬，一拥而至。那大汉瞧见玉琴横剑而立，虽是一个女子，却饶有英气，便大声喝道：“你这女子是谁？竟敢到此夺人，胆也不小！可知道我焦大官的厉害么？”玉琴听他通名，总知此人便是焦大官了，更不答话，举剑向他进刺，焦大官也把铜刘舞动，和玉琴交手起来。

那铜刘是一种月牙式的兵器，背厚锋利，既可挡御敌人的兵刃，又可疾卷而入，但非熟谙武艺人不会使用。此时焦大官把那月牙铜刘盘肩盖顶，上滚下卷，舞得如一轮明月，和剑光相映着在月下溶成一片银光。二人大战百余合，玉琴